

## 蓼岸风多橘柚香

原创 王大米 王大米 2018-05-30 23:58

“让我却步的不是痛苦，而是时间……因为痛苦意味着独处，/而我的痛苦来源于变化带来的/种种事端像我无法搞定的乐谱，/就像我在拆除死亡的种种发明。/我曾经建造城堡，现在我做家庭杂务。/为了消磨时间我整理我的东西。/为了能够入睡我背诵国王的名字。”

--【美】乔书亚·爱德华斯

那天月色很美，我站在顶层，离月亮最近的地方，绕着栏杆走，一圈又一圈，一滴又一滴。亮着的窗口变少了，黑暗占据大部分的房间。

我和朋友们每天散步一个多小时，为了消磨晚上的时间，为了再看看我们的校园。这个学校所有的人都比此时的我年轻。他们赶着去上课，在楼下逗猫，在操场打篮球赛。走着思考着，像盛夏的木棉花，无法阻止花朵的枯萎和凋零，棉丝散落在路人脚下。我们的谈话，低沉的语调可以淹没在黑夜的阴影中。北门外的集装箱里，住着建筑工人。烈日把一天的余热藏在这样的箱子里，使人怀疑，晚上睡在里面的人也会变黑。集装箱二楼的窗口传来流行歌，工人哼着调子，忘情唱起来。我们从窗下走过，朋友记得这些曾经红遍街头巷尾的句子，接着轻轻哼起来。

那天我看到一个右眼红肿的人。好像是血流到眼球的薄膜上。等我看清他的右眼时，还是被红块吓到。他大概五十岁的样子。最近常常遇到这个年纪的商人，他们喜欢谈2004年以前的事情，那时中国房价还没有飙升，到大城市赚钱也还不是一件难事。他们总会说，“那时我可以得到一块地，但是我没要。现在想想，当时我如果要了那块地，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。”所以当他开始谈房价时，我已经预料到了下面的句子。拜在名师门下学过钢琴，学过法律，现在在做风投。一遍遍改变方向，现在人看起来十分疲惫，皱纹和不对称的脸，红肿的右眼。他的吹嘘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。这样的人说了一句话。

“每天起床，我都觉得这又是新的一天。无论什么岁数，我都觉得充满活力。”

我开始起鸡皮疙瘩。

莫名的惆怅和落寞终于找到了一个模糊的原因。

“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是一种双内核的动态螺旋结构，其中的审美意义是由具体的语境所制约并决定的。两个关键内核分别是“红色乌托邦”和“乡愁乌托邦”，他们同时产生，互相影响，形成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感情结构。”

--王杰

红色与乡愁，对传统的深深依恋，直面时代潮流重压。人不断被物质世界异化，随后赶到的灵魂追溯不到本来的样子。

“喂，你看哪，这浪多真（清）。”把双脚放入夏夜的浪里，凉到脚心。

爸爸带着弟弟游到海深处，那里离月亮很近。